

闻一多学术文钞



诗经研究

SHI JING YAN JIU

 巴蜀书社

闻一多学术文钞

诗经研究



巴蜀书社

中国·成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一多学术文钞·诗经研究/李定凯编校. - 成都:巴蜀
书社,2002.10
ISBN 7-80659-407-8

I. 闻… II. 李… III. ①闻一多(1899~1946)
- 文钞②诗经-研究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5716 号

策划编辑 段志洪
责任编辑 李 嘉
封面设计 李文金

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即为盗版。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,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(028)86636481 86241146

闻一多学术文钞·诗经研究

李定凯 编校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
总编室电话(028)86656816

发行科电话(028)8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印刷

电话:(028)87427333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8

字数 160 千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659-407-8/I·155

定价:16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前 言

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，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，中西文化之碰撞，使传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，为我们留下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。直到今天，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，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。近年来，一些有眼光的出版社，重印了多种名著，使年青一代学者有机会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，受益是多方面的。一贯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巴蜀书社，在重印学术大师的著作选题上，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著作放在首位，促成了《闻一多学术文钞》的问世。

闻一多（1899—1946）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，更是著名的学者。他在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及唐诗、神话、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，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郭沫若先生在开明版《闻一多全集》序言中，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时说：“眼光的犀利，考索的赅博，立说的新颖而翔实，不仅是前无古人，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。”就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，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辞，是对闻

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。

闻先生的著述，生前结集出版的很少，大多散见于多种报刊之中。先生去世后，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，编辑了《闻一多全集》，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。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闻一多全集》。除此之外，先生尚有大量未刊遗作手稿，由家属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。

由于闻一多先生的著述数量巨大，涉及领域颇为广泛，让那些无力购置《全集》而又想阅读和收藏某一类成果的读者处于两难之境。巴蜀书社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提出了反映闻一多先生学术精华，以类相从，篇幅不大，方便购阅的编选思路。因有此明晰的编选宗旨，编者在首辑中，择其精要，不求全貌，以能反映闻先生独特的治学门径和方法为准，辑成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神话、唐诗人五个研究领域，各为一册。余者容后续编，次第推出。

所选各册内容，均以开明本为底本，参校原刊文字及其他版本，凡作者行文有见疑衍误之处，一仍其旧，作者符号等习惯原则上亦不作改动，以存原貌。又，近代学者著作，在引用书证时，有或略或减，或略去出处之习惯，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，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，未做专门校补，望读者明察。

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。

李定凯

2002年9月19日

《闻一多学术文钞》

学术策划：段志洪

编 校：李定凯

目 录

- 一、诗经的性欲观 (1)
- 二、诗新台湾字说 (26)
- 三、匡斋尺牍 (35)
- 四、说鱼 (66)
- 五、诗经新义 (94)
- 六、诗经通义 (138)

诗经的性欲观

孔子说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《关雎》一诗诚然当得起这八个字的批评。但是淮南王安把孔子的意思扩充了，说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”，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。（太史公评《离骚》亦有此语，其实他是借用淮南王安的。）清人江永、崔适大概看着国风淫得太不成话，于是根本的怀疑孔子未曾删《诗》。江氏说“孔子未尝删《诗》，《诗》亦自有淫声”；崔氏说“孔子曰‘郑声淫’，是郑多淫诗也”。前辈读《诗》，总还免不掉那传统的习气，曲解的地方定然很多，却已经觉得《诗经》云淫是不可讳言的了。现在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《诗经》，结果简直可以说“好色而淫”，淫得厉害！

当然讲《诗经》淫，并不是骂《诗经》。尤其从我们眼睛里看着《诗经》淫，应当一点也不奇怪。我们在什么时代？《诗经》的作者在什么时代？如果从我们眼睛里看不出《诗经》的

淫,不是我们的思想有毛病,便是《诗经》有毛病。譬如让免耻会的太太小姐们来读《诗经》,当然《诗经》还不够淫的。可是让我们一般平淡无奇的二十世纪的人(特别是中国人)来读这一部原始的文学,应该处处觉得那些劳人思妇的情绪之粗犷,表现之赤裸!处处觉得他们想的,我们决不敢想,他们讲的,我们决不敢讲。我们要读出这样一部《诗经》来,才不失那原始文学的真面目。若不是这样,关于《诗经》便要发生两大问题了。(一)性欲的本能抑制得那样到家,那产生《诗经》的时代,在人类进化史中,不是一件大怪事吗?(二)即便《诗经》的时代没有毛病,《诗经》的本身也要发生疑问了,换言之,这三百〇五篇诗,不知道又是谁造出来的赝鼎。《诗经》时代的生活,我们既知道,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蛻壳,而《诗经》本身,又不好说是赝品,那么,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《诗经》,自然最能了解《诗经》的真相。其实也用不着十分的研究,你打开《诗经》来,只要你肯开诚布公读去,他就在那里。自古以来苦的是开诚布公的人太少,所以总不能读到那真正的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表现性欲的方式,可分五种。(一)明言性交,(二)隐喻性交,(三)暗示性交,(四)联想性交,(五)象征性交。明言用不着解释。隐喻和暗示的分别,前者是说了性交,但是用譬喻的方法说出的,后者是只说性交前后的情形,或其背影,不说性交,让读者自己去想象。联想又有点不同,是无意的说到和性交有关系的事物,读者不由得要联想到性交一类的事。象征的说到性交,简直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,和无意识的又不同了。当然一首诗可以包括几种的表

现方法，又有介乎两种之间的表现方法，所以极端严格的分野，是不可能的。

〈一〉

廣廣草虫，趯趯阜螽——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亦既见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则降！

……

这讲得如何的痛快，如何的大方！可是那所讲的是什么呢？《郑笺》释“覯”字，引《易》曰：“男女覯精，万物化生。”古代昏礼，主人（即新郎）和新妇先要用过“同牢之饌”，然后有人“御衽席于奥”，然后“主人入，亲脱妇纓，烛出……”。这诗里“亦既见止”便指同牢时的相见。有人又释覯为见，同牢时既然见了，再讲见，岂不重复了吗？其实她的愿望，不是空空见一见，就够了；她必待“亦既覯止”，然后她那像阜螽趯趯跳着的心，才“则降”，“则说”，“则夷”了。《仪礼》乡饮酒、射燕诸礼都要奏二南的六诗，召南的三篇是《鹊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，偏偏把中间的《草虫》抽掉了。惠栋解释这理由是：“始见君子之事，昏礼所谓主人揖妇以入，御衽席于奥之时也。始曰我心降，再曰我心说，又曰我心夷，其言近乎褻矣。”《诗序》偏说是“能以礼自防”。不知道那不能以礼自防的，还要褻到什么程度！

孔子说：“郑声淫。”班固说：郑国“土陋而险，山居谷

汲，男女亟聚会，故其俗淫。郑诗曰‘出自东门，有女如云’，又曰‘溱与洧方涣涣兮，士与女方秉苕兮’，此其风也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引韦昭答云：“时草始生，而云蔓者，女情急，欲以促时也。”从孔子到汉晋人都不怀疑郑诗的淫，为什么后人倒怀疑起来了？最近我们才完全看破了“村野妄人”（郑樵骂毛公的话）的骗局，《诗经》终于出头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那真正道地的郑国文学。现在我们看二十一篇郑诗，差不多篇篇是讲恋爱的。但是说来也奇怪，讲到性交的诗，也不过《野有蔓草》和《溱洧》两篇。

《周礼》讲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”。这种风俗在原始的生活里，是极自然的。在一个指定的期间时，凡是没有成婚的男女，都可以到一个僻远的旷野集齐，吃着，喝着，唱着歌，跳着舞，各人自由的互相挑选，双方看中了，便可以马上交媾起来，从此他们便是名正言顺的夫妇了。这一回《野有蔓草》的诗人可真适意了，居然给他挑上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美人，他禁不住要唱出来！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！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！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！

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！

你可以想象到了夜深，露珠渐渐缀满了草地，草是初春的嫩芽，摸上去，满是清新的凉意。有的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岩下，有的选上了一个幽暗的树阴。一对对的都坐下了，躺下了，嘹亮的笑声变成了低微的絮语，絮语又渐渐消灭在寂

默里，仿佛雪花消灭在海上。他们的灵魂也消灭了，这个的灵魂消灭在那个的灵魂里。停了半天，他才叹一声：“适我愿兮！”“与子皆臧”也许是她的回答。没有问题，《野有蔓草》一诗，从头到尾，都是写实的。毛亨偏偏不做美，硬派那“零露漙兮”、“零露瀼瀼”是反兴“君之恩泽不流下”，真是“匪夷所思”的怪话。至于那“邂逅相遇”四个字也不应解作不期而遇。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辨得极清楚，他讲邂逅当依《绸缪》释文作解。《淮南子·俶真篇》“孰有解搆人间之事”，高《注》云：“解搆，犹合会也。搆与覿通。”逅，《五经文字》亦作覿。再证之“男女覿精”，则邂逅本有交媾的意义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覿，遇也。”然则遇字也有同样的意义。这样看来，“邂逅相遇”，不是邂逅，便是遇，总有一个是指性交那回事的。

溱与洧方涣涣兮，士与女方秉苢兮。女曰：“观乎？”士曰：“既且！”“且往观乎！洧之外洵訏且乐。”
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

溱与洧浏其清矣，士与女殷其盈矣。女曰：“观乎？”士曰：“既且！”“且往观乎！洧之外洵訏且乐。”
维士与女，伊其将谑，赠之以芍药。

《溱洧》是郑诗里第二篇讲性交的。孔颖达发挥这篇诗的意义最为详尽。“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，方欲涣涣然流盛兮。于此之时，有士与女，方适田野，执芳香之兰草；既感春气，托采香草，期于田野共为淫佚。士既与女相见，女谓士曰：‘观于宽间之处乎？’意愿与男俱行。士曰：‘已观

乎！’止其欲观之事，未从女言。女情急，又劝男云：‘且复更往观乎？我闻洧水之外宽大而且乐，可相与观之。’士于是从之。维士与女，因即其相与戏谑，行夫妇之事。及其别也，士爱此女，赠送之以勺药之草，结其恩情！以为信约。”案《韩诗外传》：“……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……当此之时，众士与众女方执兰祓除邪恶。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于此两水之上，招魂续魄，祓除不祥，故诗人愿与悦者俱往观之。”难怪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有桃花，有流水，有成群结队的士女，“花须柳眼各无赖，紫蝶黄蜂俱有情”！难怪在这种时候，他们要“感春气”，“为淫佚”了。

谑字，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解作性交。但是我疑心这个字和 sadism, masochism 有点关系。性的心理中，有一种以虐待对方，同受虐待为愉快之倾向。所以凡是喜欢虐待别人（尤其是异性）或受人虐待的，都含有性欲的意味。《国风》里还用过两次谑字。《终风》的“谑浪笑敖”很像是描写性交的行事。总观全诗，尤其是 sadism, masochism 的好证例。《淇奥》云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云：“《书·西伯戡黎》‘维王淫戏用自绝’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作‘淫虐’，昭四年《左传》亦云‘纣作淫虐’。又襄四年《左传》：臧纆如齐唁卫侯，卫侯与之言虐。虐即此诗‘不为虐兮’之虐，谓戏谑之甚。故纆云‘其言粪土’，谓其言污也。”然则虐字本有淫秽的意思（所谓“言虐”定是鲁迅先生所谓“国骂”者）。《说文》：“虐，残也，从虎爪人，虎足爪人也。”《注》：“覆手曰爪，反爪向外攫人是曰

虐。”覆手爪人，也可以联想到，原始人最自然的性交的状态。蹠字可见也有性欲的含义。

前人说郑卫多淫诗。我说齐风之淫，恐怕还在郑卫之上。详细的理由，后面再说。现在先提出一篇实指性交的诗来讨论。这篇诗便是《东方之日》。

东方之日兮，彼姝者子在我室兮，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。

东方之日兮，彼姝者子在我闾兮，在我闾兮，履我发兮。

郑玄说这是男子淫奔来到女子之室。揣摩持中的词意，正是那么一回事，但是他把“履”字训错了。“履”当依段《注》训践。《说文》：“履，足所依也；从尸，服履者也；从彳女（《注》云，彳女皆行也），从舟，象履形。”诗里这个字用得妙极了。走路而觉得有鞋在脚上，是踏得极轻，或怕被人发觉了，正好描写做亏心事的人走路的神气。“即”训就，“发”训乱；《谷风》“毋发我笱”，《韩诗》训为乱，同这里的意义一样。马瑞辰训为开。发又与拨的意义相近。《长发》传云：“拨治也。”简洁了当。“履我发兮”就是偷偷的走来，和我举行夫妇之事。

曹风的《候人》也是实指性交的。

彼候人兮，何戈与祿。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。

维鷖在梁，不濡其翼。彼其之子，不称其服。

维鷖在梁，不濡其味，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

荟兮蔚兮，南山朝隰。婉兮变兮，季女斯饥。

《毛传》训“媾”为厚，训“遂”为久。欧阳修已经反对过了，说“遍考前世训诂无久厚之训”。（胡承珙据《一切经音义》引《白虎通》云“媾，厚也”，以驳欧阳。殊不知毛亨是荀卿的弟子，《白虎通》作于后汉章帝时，当然是袭用《毛传》的意见。）欧阳修主张“媾”是婚媾之媾，离交媾之媾已经很近了。如今我确定“媾”当训作性交，还有几个铁证。《蟋蟀》诗云“朝隰于西”，隰便是蟋蟀，蟋蟀便是虹。虹是性交的象征，我已得着充分的证据，容待后面讲象征的时候再说明。这诗里的“南山朝隰”和《蟋蟀》所称的“朝隰”是一样的。还有《诗经》里常常用水鸟比男性，鱼比女性，鸟入水捕鱼比两性的结合。如《白华》云“有鸛在梁，有鹤在林，维彼硕人，实劳我心”，和这诗里的“维鹈在梁，不濡其味，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”，都是讲水鸟不入水捕鱼，只闲着站在梁上，譬如男人不来找女人行乐，所以致令她等得心焦。（详细的说明见于后。）把“媾”、“朝隰”和水鸟在梁的涵义讲清楚了，《候人》的内容便解决了一大半。再谈谈几个小的问题。

《周礼·夏官》云：“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，与其禁令，以设候人。”《注》云：“禁令，备奸寇也。以设候人者，选士卒以为之。”并引此诗“彼候人兮，何戈与殳”为证。前人说《诗》，只谈到迎送宾客的候人，没有提起守备奸寇的候人，所以总是隔靴搔痒。再者，“季女斯饥”之“饥”，只可作“怒如调饥”解，看作没有吃饱饭的饥，便太笨了。

《毛传》最无理的，是说“季，人之少子也；女，民之弱也”。“季女”当然是年轻的女子，怎么会跑出个“人之少子，民之弱”的意思来呢？这简直不值一笑。

可是因为误信了毛公那疯子，古今讲这篇诗的，便没有一个人讲对。魏源瞄得比较准一点，不料他的箭快飞到靶子面前，忽然拐了一个弯，仍旧没有射着圈心。他说：“《候人》，刺共公也。不用贤士，而美女乘轩者三百人，使贤者荷戈于役如季女之斯饥，用欲不亡，得乎？古时曹濮为货财声色之都会，故国小而色荒若斯之盛矣。”第一，他根据《鲁诗》和《史记》，说“三百赤芾”是指美女乘轩者三百人，不是《毛传》所谓大夫乘轩，这是对的。第二，他指出曹濮是货财声色的都会，和共公的色荒，也有眼光。此外的话，都是捕风捉影了。

《候人》不是刺共公的，更没有“远君子而近小人”的深意。诗人恐怕是一个血气方刚，而性欲不大满足的少年。他走过共公的宫院，前面看见一个个的侍卫扛着六尺多长的戈，一丈多长的殳，森森的排列着，把守那宫门。这禁卫森严的景象，促醒了他，今天他特别感到一种强烈的引诱，那三百个宫女，三百颗怒放的花苞，都活现到他眼。他看见她们脸上都挂满了颤顿，仿佛是铁笼关病了的鸟儿。他又看见她们笑了，对他自己笑，她们在热烈的要求他，要求他的青春，他的热，他的力，他的生命。但是看看情形，他是不能应付这要求的。他如今真像那刁着一尺多长的嘴，颈下吊着一只口袋的水鸟，不知道去捕鱼，只呆呆的站在石梁上；翅

膀和喙子连一滴水也没有沾，他不免恨他自己太无用了。他想到：“你看南山上起了一阵寒云，云里交卧着鲜艳的虹蜺。他们真是幸运！但是你婉恋的少女，你只在那里干熬着肉欲的饥荒。你真可怜呀！”其实他自己也是一样的可怜。

这便是我们诗人的心理。恐怕当时他没有许多心思来“美”这个，“刺”那个罢。

〈二〉

前面讲到古时虹是性交的象征。现在看看古书上是怎样讲的。

(一)《尔雅》邢《疏》：虹是阴阳交会之气，纯阴纯阳则虹不见。

(二)《说文》：“蜺”籀文虹从申，电也。“电”阴阳激耀也。(案李黼平曰：据此则阴阳交而为虹，过则激而为电，故虹从电。夫妇一阴阳也。过礼则象应于天而色盛如电……黄帝母附宝梦大电绕北斗枢，而生黄帝。大电即虹也。)

(三)《春秋元命苞》：阴阳之气聚为云气，立为虹蜺。

(四)《尔雅》郭《注》：虹，俗名为美人。《音义》：虹双出。色鲜盛者为雄，雄曰虹；阖者为雌，雌曰蜺。

(五)《逸周书》：虹不收藏，妇不专一。

(六)《河图稽耀钩》：虹蜺主内淫。

(七)京房《易传》：妻乘夫曰蜺见。